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理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似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小德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化者于化育處敦本也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諸儒述槩天集五卷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六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太倉同寅劉大綸校

二程說書論語

統元承問聖人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須先讀論孟讀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孟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

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無異

周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于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論孟中深求玩味將来涵養成甚生氣質

論孟只剩讀着便是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者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須待與整理過

問將論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盖吾道非如釋子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非謂孝弟即為仁之本盖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伯淳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於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事親事之本守

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事親誠孝也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

鮑若雨曰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生也無不知愛其親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乎見於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逮情欲竇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喪而仁隨喪矣故有子教之曰孝弟為仁之本盖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悖悌盡得悖悌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来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便是墨子

又問盡其道謂之悖悌以一身推之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者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

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也

敬事而信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伯淳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生矣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有父子兄弟弟子先盡得愧悌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曰見賢即變易其色愈加恭敬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已者無忠信者也

又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言樂非好禮不能富而言好禮非樂不能

有問詩三百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只是擇其合

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第淺深者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耳順心通也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色難下面服勞奉養更淺若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悅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魯子之子尚不能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如愚

回於夫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故曰不愚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

正叔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從之

正叔曰周謂周旋不比謂不比於私也

正叔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敝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是小異也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是文所生儉是實所出禮與其奢寧儉言儉近本也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尾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知萬事各正其名治如示諸掌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嘉仲問韶武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美盡善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鮑若雨問武未盡善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遜征誅固不及揖遜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先不能無錯亂者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曾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義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主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道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一貫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在忠上還在恕上曰

多在恕上曰不在恕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若使他人言之或未盡一貫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得也又於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子思恐傳授失真故著此一卷書

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不賢自省莫不在已伯淳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于塞天地皆不孤也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淳

問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他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此必是實如由也志欲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汝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

亨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吾與女弗如也勉進學者

之言使子貢能喻則知勉進不喻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地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欲曾子三省窒欲之道也

伯淳曰性與天道非自得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正叔曰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此嘆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正叔曰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

鮑若雨曰令尹子文忠矣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為他不

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有父死不葬之理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是性分上事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于甲不移于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他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恐得如此已是

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人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孔子所以惜未止也

或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異子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鮮于侁問顏子何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曰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侁未達以告鄒志完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見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正叔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

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猶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言說近上話中人以上不可與之說近上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遂終于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智者則敬而遠之

鬼神不敬則不知不遠則至于瀆敬而遠之為智伯淳

先難克己也伯淳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瀆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

正叔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不能如此形容之

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故可以至道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明道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弗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伊川曰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終而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一本言否乃否塞之否言天厭吾道也

劉元承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大故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盖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問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如何曰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天地人只一道纔通其一則餘皆通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萬物之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獨能體是

心而已曷嘗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辟者仲尼取之以告子貢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不仁夫手足在我而疾病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是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鮑若雨曰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夢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耳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便不是聖人也又問聖人果無夢乎曰有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盖不待憤悱而起發則知不固待憤悱而後啓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道在自得聖人教人惟指其非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則舉其近者若夫告諸往而知來則其知已遠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夫聖人不凝滯于物聞

韶雖美安有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之耳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生知亦何害于學如問禮于老聃訪官名于郯子何害于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而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者是也

正叔曰人于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于人耳至于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伯淳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則文王為三

公矣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同心

動容貌六句見正身而不外求故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明道

問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功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彼之事是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僩

與于詩立于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學之興起莫先于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亦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然但能使天下由

之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若曰聖人不使人知豈聖人之心是朝三暮四之術也

明道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已甚必至于亂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美之也

伊川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而魯不用放棄之也

明道曰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義者利之和也以義而致利斯可矣

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暢潛道記曰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孔子以斯文自任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伯淳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祥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然聖人不貴祥瑞者盖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辟如盛冬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辟如水中物生于陸陸中物生于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辟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

看后一段則知此過不及字差錯無疑

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瞻之在前過也忽焉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于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為人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作主不得則更有甚

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可與權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盖言權實不相遠也權之為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問踧踖與與曰恭而安與與有雍容氣象

問寢不尸曰無不敬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自然有箇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然

伯淳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得其處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先進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捄之以質故曰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 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無非間之言耳 伊川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畧言之也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生死之說以是而已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見得聖人處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侃侃行行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盖皆

適于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所以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于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于不義欲救之耳蓋輒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當時子路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潛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曰此為有不和處周伯溫問既不和何學能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于升堂終有不和處

明道曰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于兼愛不及則便至于為我其過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于楊墨至于楊墨亦未至于無君無父孟子推之便至于此蓋

其差必至于是也

明道曰曾子始也魯觀其後能明道豈魯也哉

屢空兼兩意惟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較計纔較計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此子貢始時事

明道曰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于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以至于聖神然其始必循塗守轍而後入

論篤言之篤實者也取于人者惟言之篤實者是與為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或問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殊非是聞死然聞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死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于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亦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辟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逃遁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是時豈問有

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去至如親在為親畜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若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他自去此義理所當守者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盖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遇難是也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遊俠為親不在乃為

太說倒兩頭

人復仇甚非理也

孔子謂季路冉求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程子曰除却弒父與君皆為之

非禮勿視聽言動視聽言動一于禮之謂仁仁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明道曰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于禮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媿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韓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為克不是道伯淳曰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于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能復得禮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目也然樊遲失于粗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其理可使無怨其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明道引文中子之言曰在邦在家而心無怨孔子發明所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

元承曰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出門使民非因此方有敬蓋素敬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是有箇敬處雖曰無狀而敬自可

見

元承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

劉元承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既在已如何有怨曰怨只是一箇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當怨如舜不怨亦不是學須是通不得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

元承問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近世淺薄以相懽洽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懽洽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安得有終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敬不可為中敬而無失即為中也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讒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

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子路片言折獄言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不知纔達則人自知矣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抑之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于名孔子言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急急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伊川曰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勞勉之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及請益則又曰無倦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

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下則言不順以至于民無所措手足

窮經將以致用也今之窮經者果能達于政事與專對四方乎則其所謂窮理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于政能專對四方始是會

讀詩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

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責李石以宰相之職李石以為責治太速皆率爾之言皆不是須知是朞月三年之事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朞月而可臣即對朞月而可之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對以三年有成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着只李邦直但曰稱職稱職亦不曾問着一句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

問善人之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

問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晳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有未能知此夫政出于國君冉有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有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君子于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

也餙私意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也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充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粹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伯淳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不占而已言有吉凶便占無恒之人更不待占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數日便覺胸次廣濶竊有一喻今有一人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其爲族兄或告曰彼乃公之兄某也此乃公之族弟某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善喻也

伊川曰剛毅木訥比之巧言令色則近于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伊川曰克伐怨欲四者俱無然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于無故止告之以為難

明道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泛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

明道曰貧而怨則諂諂尤甚于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

兼四子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

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于義矣

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便使顏子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卧老有此件好做柰何哀公不從可惜

明道曰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使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義君子為善

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

明道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王彥霖問道者一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耳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仁也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辟地不居亂邦不媿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只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于生至于舍得須是死大段好如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于是孔子斟酌其宜以為法度中制此春秋所以作也大抵孔子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斷之以義耳

行夏之時四語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故放之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以守成法

樂隨風聲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而四凶未

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極備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狥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謂無善可稱非狥也

或問恕明道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曰如何是充擴得去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如何曰天地閉塞賢人隱

正叔論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謂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仁宗六十餘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當史之職而猶闕疑以待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行者伊川

明道曰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

明道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賦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問生而知之亦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也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于陽貨之時則不可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又問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孔子言性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言為是只為孟子問他他便說不是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為聖下之

為狂在人一心念與不念為進退耳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于義直有可往之理然孔子亦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也佛肸召亦然

明道曰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于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為也

佛肸召子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也子路不諭如九夷浮海之類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為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識其理也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于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

明道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為伯魚而言蓋恐未盡治家之道耳欲治國治天下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猶正墻面而立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用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否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却是禮樂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二便有二三之間便是三以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

鑽燧改火謂木能生火非也蓋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焚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

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盖訛謬之甚耳
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
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
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
明道曰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告人各有所似初學與成德
事不同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
人也
明道曰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温中心
和易而接物也温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
北正定地道也盖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
更推廣之伊川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于法度之中大德如
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
閑一也
明道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成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
過于薄故難與並為仁矣